

往事如昨

去西沙旺
搂槐树叶

王吉永

小时候,老烟台(芝罘区)家家户户都是用风匣拉火,用大锅做饭。烧大锅可不是件容易事,需要先点引火草轻拉风匣,把煤引着才能做饭。虽然我的父母都有工作,不过两人一个月的工资才73元,承担一家8口的生活仍很拮据,故此我家用引火草也很节省。

有一次,奶奶领我到西南河的柴禾市去买草,一问:松毛3分钱一斤、椴树叶(柞树的叶子)2分钱一斤、杂草1分5一斤。买2斤松毛的钱就能买1个烤饼,奶奶嫌贵不舍得买,回家后她直接领我上山去拾草。奶奶那代人经历了旧社会,裹过小脚,走不多远就脚疼,草没拾多少,回家后她脚疼得两三天不敢走路。

每当想起奶奶一瘸一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样子,我就急切地盼望自己快点长大,早早帮家里分担一下生活压力。暑假过后我上六年级了,虽然当时的我又矮又瘦,但我总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,便加入胡同里那些大孩子的拾草队伍中去,星期天和他们一起结伴上山拾草。

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拾草,只能每个星期天换一个地方,目的是想发现一个去的人少草又多的“宝地”。我们到过奇山,去过塔山,上过开花石山,也爬过魁星楼,转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块“宝地”,路跑得真不少,草拾得却不多。因为那时几乎家家都拾草,山上凡是长草的地方基本都被收拾得光秃秃的。于是,大家商定下个星期天去西沙旺搂槐树叶,猜想肯定能满载而归,而且去西沙旺道平不用爬山,只是路远一点。

因为路远,那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,我从来没去过西沙旺,所以一路上兴致很高,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。我们顺着去芝罘屯那条路一直向西北走,走出好远一直走到火车调头的“三角线”。据曾去过的大孩子说,过了“三角线”再向北走,还要走好远才是我们拾草的地方。

从“三角线”开始向北直到三里桥这一带,地面全部是宽阔平坦的细沙地,因位置在市区以西,故老烟台人都把这一带称为西沙旺。我们进入西沙旺后,就没有大路可走了,都是小路且很窄,从路中间有一簇簇青草和小路两边比中间略低的压痕来看,这里本来没有路,小路是农民用人力大板车运输重物时碾出来的。

经过小路时,我看到路北朝阳的一侧都是一座座连在一起的农舍。我不知道农民们用什么办法,把一棵棵小槐树的树头弯下来,一棵挨一棵地捆绑着夹起来,像篱笆一样充当围墙。尽管从树的缝隙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海草房,但户户相连非常安全。这里的农户每家院子里都有一口水井,我们到就近一家去找水喝,看到水井和市里的水井也不一样,不是弯腰拔水的敞口井,也不是机器压井,而是利用杠杆原理,把一个粗树桩埋在地下,在一人多高的树桩上面固定着一根可以活动的细长木头,二者形成一个T字形。细长木头的一端用井绳栓了一个用柳条编的篓子当水桶。另一端栓了一块大石头,重量略大于篓子那边的重量,打水时只要轻轻一抬细长木头,篓子就会自动沉到水中装满水,打水很省力。

我们从农户家出来后,沿着小路一直往西走,经过一片片的庄稼地和果园。庄稼地一般都种小花生,果园里种的是青香蕉苹果和红香蕉苹果,地块之间有不到一米深的排水沟,排水沟的一侧种有用于挡风固土的槐树。槐树的落叶被风刮到排水沟里,堆积成厚厚的一层。我们要找的“宝地”在这里终于找到了!仅用了一个多小时,我们就满载而归了。

农业合作化时期,西沙旺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“幸福”。这是一个多么响亮而吉祥的名字啊!今天,幸福一带的细沙地已变成宽阔的马路、欣欣向荣的工业园以及漂亮的居民小区,幸福是名副其实的!

方言撷趣

掇弄与咋古

姜德照

掇弄(duō nòng),是收拾和修理的意思。在福山的方言里,东西坏了需要修理一下,叫作“掇弄掇弄”。比如手表的指针不动了,就到修表店给人家说:表坏了,给俺掇弄掇弄。比如自行车坏了,把车子推到修车店铺,跟修车师傅说:把俺的车子给掇弄掇弄。掇弄是动词,“掇弄掇弄”是两个相同的动词连在一起使用,就有了动作的描述性。“掇弄掇弄”这个词大多用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件。

“咋古咋古”则不然,“咋古”(zǎ gǔ)不是一个标准的汉语词汇,将两个“咋古”联用的“咋古咋古”,在济宁方言里的意思是“聪明、灵活”,也可以说是“鬼机灵、鬼点子多、多事”,但在福山的方言里,“咋古咋古”意思是让人去治疗一下,这个词的使用对象应为生命体,不说张三去医院看病,说到医院去“咋古咋古”病。听到有人咳嗽连天,别人见了,就会说,你不会到医院去“咋古咋古”吗?这些方言在老家人口里说出来,听着有一种乡音般的亲切感。想起这两个词汇,就不免想

起父亲在老家时的一些往事。

我父亲原来是乡下中学的化学教师,从教多年,好像教学工作对他没什么压力,也很少在家看到他备课。每逢周末和假期,他就忙活自己的爱好了,开始喜欢捣鼓木匠的活,接着研究中医针灸之类,甚至还喜欢修理自行车。父亲的木匠爱好是从母亲让他“掇弄掇弄”家里的木柜子、桌椅板凳开始的。母亲说:看看咱家这些破家具,你也不“掇弄掇弄”。于是,父亲置办了刨子、钢锯之类的木工工具,闲下来的时候,就在我们家的东厢房摆开战场,拉锯割木头、吊线、推刨子、钻木头眼。开始是修理家里的木制生活用具,后来就动手做起来,从吃饭用的小板凳开始,矮的做了,做高的,后来还掇弄出一个大衣柜,说等我们结婚成家用。

父亲不信任村里的“赤脚医生”,我们家里人有头疼脑热,他都自己想办法去“咋古”。家里有一本中医针灸书,那么厚的一本,被他翻烂了,自己还在自己身上试验扎针,学了一些粗糙的针灸医术。只要家里人谁病了,

他的精神头好像就来了,有模有样地给你把把脉,先看看自己能不能“咋古”。我们兄弟姊妹四个,头疼了,给我们扎针;肚子疼了,给我们扎针;感冒了,还给我们扎针。第一次给我们扎针,我们都很害怕,拗不过父亲的坚持,自己闭着眼按照父亲的要求接受他给我们“咋古”。父亲是个急性子,做木匠活不细致,这针灸活,动作也带点生猛,那钢针朝穴位猛地扎进去,也不讲究什么提前缓解病人紧张情绪。他的这针灸,大多时候还真管用,尤其是肚子疼,父亲找准穴位,一针下去,绝对手到病除。迄今,我们兄弟姊妹过节在一起凑,聊起父亲几十年前的针灸轶事,都说父亲扎针咋古肚子疼,还真管用。

现今父亲已经八十多岁,早已没有了当年在家“掇弄掇弄”和“咋古咋古”这些兴致了。今天,“掇弄掇弄”和“咋古咋古”这些方言早已淡化在岁月的长河里了,可每逢想到这些往事,在方言的亲切乡音中,那种难忘的乡情、亲情就氤氲在脑海里。

棒槌声声的往事

刘甲凡

在我们家乡有这种说法:当某个人说话办事表现出“二不愣登”的样子,就会说他是“棒槌”。缘何会有这种说法,那是因为民间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歇后语:“拿着棒槌当针纫——一点(心)眼也没有”。由于流传的年久久远,“棒槌”也就成了“傻瓜”或“缺心眼”的代名词。

棒槌是早年间千家万户必备的洗衣工具,大约有60厘米长,呈圆柱状,前半部分有成年人的小臂那么粗,尾部稍细便于用手握住。棒槌多用坚硬耐用、表面光滑的榆木或柞木等木材制成,用它捶打着洗衣服,与用手揉搓比较起来,既去污又省力。枣木最硬,用来做棒槌最好,我们家乡还因此产生了一句歇后语:“山枣木做棒槌——软的不行来硬的。”

棒槌的历史悠久,查阅相关资料,宋、元之前,我国棉花种植量很少,能穿蚕茧丝绸的只是少数达官显贵,而广大平民百姓的衣被都是用葛麻布所缝制。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太硬,穿起来非常不舒服,所以新做的或浆洗后的衣被,都需用棒槌捶打柔软后方可穿用,因此就留下了唐朝诗人李白的千古名句: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……”

20世纪80年代之前,村里人

洗衣服基本上还是沿袭最为原始的手工模式,把衣物用肥皂或洗衣粉浸泡、揉搓后,再到河边用棒槌反复捶打、漂洗。当年那“河水清清,棒槌声声”的场景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我们村东边就是牟平的母亲河——沁水河,宽阔的河床铺满黄灿灿的河沙,清澈的河水从崑崙山九龙池顺流而下直达北海。村东南那边有个地方叫“老马槽”,那是一片比篮球场还大的大石砌,光溜溜的呈凹槽形,恰似一个巨大的喂马槽。其两边平缓着凸出水面,河水“哗啦啦”地沿着凹槽一股脑地往北流。那真是得天独厚得洗衣坊,是村里人世世代代洗衣服的最佳去处。

每当晴好天气,村里的女人就相互召唤着,挽着装满衣物的篮子直奔“老马槽”而来。每人找个合适的地儿坐下,就麻溜溜地卷起衣袖和裤管,把在家里用肥皂或洗衣粉浸泡、揉搓过的衣物,一件件拿出来放在靠近河水的石砌上,挥动着棒槌就“噼噼啪啪”捶打起来。千万别小瞧捶打衣服这点事,那可是个力量加技巧的营生,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挺难。这需要两只手密切配合,一只手挥动着棒槌一下一下使劲捶打,另一只手则快速翻转着衣物,

使其每一个部位都能捶打到。倘若使用棒槌时双手协调不起来,那只翻转衣物的手就有可能挨棒槌了。那时候,农家女孩都是从小就跟着妈妈学习使用棒槌。这和缝衣做鞋、煮饭炒菜一样,也算是居家过日子的基本技能之一。如果出嫁后连棒槌都不会用的话,那是要被邻居们耻笑的。

随着棒槌落下发出“啪、啪”的敲打声,污水便汩汩地从衣缝里不断渗出来,随即就顺着滔滔的河水流走了。一件衣服需要反复捶打好多来回,最后再拿到河水深处用力抖动着一遍遍漂洗。这样漂洗出来的衣服连一丁点布绒也没有,比时下用洗衣机洗出来的衣物那是要干净太多了。

小时候,我很喜欢跟着妈妈去洗衣服,等摸鱼捞虾玩累了,坐在妈妈身边听棒槌的敲打声,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。又过了些年,黄灿灿的河沙都被别人拉走了,深深的河床底长满了齐人高的水草,那块光溜溜的“老马槽”裸露着,早就洗不成衣服了。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村里人把“老马槽”改口叫成“棒槌石”。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,想一想,应该是大伙都怀念那“河水清清,棒槌声声”的日子吧。

